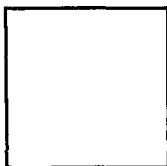


儒家

劉瀚平◎著

心性與天道





1996年12月31日

第一版 / 第一刷

儒家心性與天道

著 者：劉 瀚 平

發行人：廖 雪 鳳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388 號

出版者：商鼎文化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2 樓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 136 巷 10 弄 17 號

電話／ (02) 395-2248 • (02) 222-7284

傳真／ (02) 396-2195 • (02) 225-5216

郵撥／第 18185210 號 商鼎文化出版社 帳戶



INTERNET 網際網路站址：<http://chienhua.com.tw>

E-Mail：leo@chienhua.com.tw

法律顧問：呂沐基 律師

編輯主任：甯開遠

編輯組長：江璧如

執行編輯：王宿暖

製 版：明國照相製版公司

印 刷：雨利美術印刷公司

裝 訂：義明裝訂廠

定 價：280 元

ISBN：957-9563-10-1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孔子的一生，碰了不少壁，遇到不少難堪事。他不是垂頭喪氣、潦倒頹廢，也不憤世嫉俗，怨天尤人；他的做法是：一面很執著，痴心不改，無怨無悔；另一面又很寬厚平和，很樂天知命。

一、在遭遇逆境的時候

孔子以大司寇為魯國攝相時，推薦子路作季孫氏的家宰，墮三都，尊公室，事業蒸蒸日上大有希望。公伯寮卻向季孫氏告子路的狀，挑撥季氏與孔子之間的信任與親密關係。這事關孔子的新政能不能得到季氏的支持，事業是否能順利進行下去的問題，因此，當子服景伯把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孔子時，孔子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論語·憲問》）。

孔子流亡途中，險象環生。自衛適陳，途經於匡，被匡人當成陽虎圍起來，五天五夜不得脫身，生死難卜。孔子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後來到宋，習禮於大樹底下，跋扈的宋國權臣桓魋率眾趕來把大樹拔倒，揚言殺害孔子，弟子勸他快走，孔子說：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二、在被人誤解的時候

孔子是相信天命的，衛國大夫王孫賈問說：「『與其諂媚屋裡西南角的神，寧可諂媚廚房的灶神。』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孔子說：「這話說得不對！如果一個人行為不守禮，得罪了上天，就無所祈禱了！」（《論語·八佾》）

孔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說：「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甚至被人誤解時不惜在弟子面前指天發誓：孔子寄居衛國，不得已謁見風流的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高興，孔子發誓說：「予所否者，天

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

三、在困惑的時候

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不合邏輯，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孔子也會浩然長嘆，責問於天。他喜歡的弟子冉耕（伯牛）患有惡疾，孔子探望他，「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孔子曾說過「仁者壽」，可是「三月不違仁」的心愛高足顏回卻年紀輕輕（三十歲）就死了，孔子號啕慟哭，連呼：「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孔子對天道（或天命）有認定、有慨嘆也有質問，但仍舊認為天行有度（法則），人可以效法天行，上古帝堯就是法天的典型：「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並轉述堯命舜的話說：「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法則天行，不限帝王，有心者為之，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曾對子貢說：「予欲無言。」子貢說：「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論語·陽貨》)並且認為一個人一旦認識了天道，明白利鈍窮通，他就成了一個無怨無尤、無掙扎、無批判自由自在的人了。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人若知天，天亦知人，天人交往，天人合德，這大概是孔子知道的最高境界，即《禮記·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天道」在儒家的話，又稱「天」、「道」或者是「天命」、「命」。
《大戴禮記·本命》說：「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禮記·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是說「命」或「天命」是「道」或「天道」分化出來作用在人類自性的那部分內容；「性」則是受天道統帥支配而形成的具體表現。天命是天道的人文化，人文化的天道即謂之「天命」。

本書想要試著勾勒出孔子天命觀建立的軌跡：孔子透過博學、體驗、深思和歸納，認識了天道所具有的物質性（「天何言哉」）、規律性「四時行焉」或必然趨勢（「百物生焉」），並體會到天道對人這個天之驕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分於道」的天命。他認為一個君子就是要善

於體會天道，認識天命，用天道來完善自己，並行道以完成使命，這就是他「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的命意所在。

這一個理念，在孔子的生命中既已證知。便自覺天命和自己的生命結合為一，己德之原於天便是人人皆具有相同的本性，而人道必須由此本性來開拓，而人有潛能來成全他的本性，這即是「仁」。對內，人必須不斷地修德到一完美的境界；對外，人必須努力幫助別人滿全他們的本性——內聖外王。

此種境界純是一自證自驗、自知自好、自得自樂的內在心路歷程，就像孔子指示道德人格發展的三個階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進程。這種經驗或理想境界，在當時，大抵只有他自己了悟，旁人很難捉摸，一如子貢所嘆：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論語·子張》）

然而這畢竟只是子貢個人的感受而已，孔子並沒有教人不要去參究這一層道理，反之，如果我們對這一層不加參究，當難以了解孔子底人格發

展、人生理念底深度和高度。

到了孟子更具體地承啟了這一新文化理念「仁」的涵義，在孟子看來，盡心知性足以知天；存心養性即是事天，這種導向超越界的途徑，可以稱為內在的超越之道，可以經由人內在自我「反身而誠」達到與萬物合一的境界。此一境界一旦經由文字表達，性與天道遂為儒家開出一條道德形上學的思路。

基於以上的了解，我於是決意寫下這書，藉此似可以使我們對原始儒家比較不易釐清的道德義理層次，加以漫羨敷衍，又不至妄自誣臆，強做附會。當然其中也有些是為了授課之便而引用前賢之發明、或有不遑詳注之處，也為使本文儘量簡明通曉，有不多作學術性排比臚舉者，僅在行文或引文之下略為標舉其出處而已。

當然，此書問世雖耗費我多年淬力殫精之思，猶不竟全善，倘有謬誤，尚祈字內大道方家，博雅君子，不吝指教，以收砥愚訂頑之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儒家心性與天道 / 劉瀚平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商鼎文化，1997〔民86〕

面；公分

ISBN 957-9563-10-1（平裝）

1.儒家 - 評論

121.2

85013860

儒家心性與天道

《目錄》

自序	(5)
壹、導論	1
貳、心性篇	12
第一章 論語何以罕言心性	15
第二章 孟子心性說的特點	18
第三章 孟子性善論之提出與證成	23
第四章 孟子性善說之淵源	37
第五章 我國人性說之派別	41
第六章 對荀子「人性本惡」之駁議	50
第七章 我國人性義析論	58
1. 性之原始、自然義	58
2. 性之先天、運命義	61

3. 性之超越、義理義

64

參、天道篇

66

第一章 論語中的天道思想

73

第二章 孟子中的天道思想

96

第三章 孔孟「命」義闡微

108

第四章 天義析論

120

1. 神性義之天

121

2. 自然義之天

124

3. 義理義之天

127

肆、心性與天道之總括——仁

130

第一章 論語中的仁

135

第二章 孔子對弟子的啓發

143

第三章 知仁勇探微

152

第四章 孟子的仁說

168

1. 仁爲諸德之首

170

2. 仁爲心之德

173

3. 仁者愛人

176

第五章 從孟子倍誦諸子看

儒家行「仁」的準則

178

1. 孟子訾議楊朱的根由

181

2. 孟子訾議墨子的根由

191

3. 「執中」與「權」的精義

204

第六章 孔孟以後仁說的發展

212

第七章 結語

223

附：論孟注疏

226

壹、導論

古今中外多少智慮深湛的人，都從他特持的觀點討論過這個命義繁複、萬象包羅、奧妙蘊藏的題材——人性論。

俗話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種人心的比喻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人性。德國夏克地將軍在其所著《軍人魂》一書中提到：

人是最複雜而古怪的傢伙，可是在一位藝術家的眼光裡，這正是一種最好的藝術材料。

這和中國禪家們說的「死水不藏龍」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北宋大儒程明道就會經說過：「抱得不哭的孩子有什麼用？」他們一致對人性有一種洞悉的悟入，似乎冷眼旁觀交錯紛雜的世界後，認為不是「人」本身成不成問題，但在於對人性是否有深一層的徹悟，他們似乎在幽默地告訴我們，欣賞這些人們，越是麻煩難辦，他們越是有「趣」可愛。

水滸世界中梁山泊的眾弟兄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可是他們的頭頭兒卻是

宋公明，要問宋公明有什麼過人之處，據水滸傳的描繪——則逢人送銀子、說好話——那可以說就是他的看家本領。倘若我們再往深一點去探究一下，送銀子和說好話兩件事中，說好話要比送銀子還不知重要多少倍。「送銀子」對這批英雄好漢們，除了是一種暫時的弱點之利用外，主要的意義，還是用來對他們，做一種精神的鼓舞。迄今無論是公私行號、行政機關，往往藉一點小利做精神訓話；效果已不甚佳，若再尖酸刻薄點，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西洋史上——亞歷山大大帝，是唯一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羅馬大帝國，他在橫行於歐、非之後，爲了要征服印度而過波斯（今之伊朗）。中途發生一個大麻煩，就是缺水，全軍都渴極了，經過衛隊到處尋找的結果，亞歷山大本人才得到一杯水，於是部隊集合了，亞歷山大大手持那杯水說：「現在飲水是找到了，只要向前進，水是不會缺乏的。」

說完了，那杯水也隨即倒在地上，全軍看見了他以大王之尊，竟在十分口渴時，有水也不喝，深心感激地對他發誓說：「大王到那裡去，我們一定都跟到那裡去。」軍中流傳的怨聲怨語，自此之後便一掃而光了。

一言足以喪權辱國；一言亦可以振邦興國，適時的好話同樣可以鼓舞全軍士氣，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亞歷山大是有重量的，他不折不扣是一個英雄。另一

則故事是這樣的：

當拿破崙擔任法國砲兵軍官團指揮官，攻打土倫（Toulon）時，他在一處毫無掩蔽的曠野造一砲台，於是便有人告訴他說：「這樣的話，會找不到人去扼守。」拿破崙隨即貼上一個告示，上面寫著：「無畏者的砲台」幾個字。這樣一來，那砲台便隨即有人去扼守了。

有人說：「拿破崙的成功，得力於作戰法則和戰略研究者少，而得力於他對於戰時人性的深刻了解者多。」——這話是不錯的。軍隊的戰鬥力，原來大半寓於軍士對於其將帥的信仰中。據說拿破崙一上戰場，軍士的力量可以增加一倍。信念：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領袖對於他所領導的人和事業要有信心。拿破崙對於他的軍隊英勇作戰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人性內在隱藏各部份的精神能力，像軍士一樣，善於運用，則能夠成就神奇的事業。

哲學家、宗教家、教育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政治家、企業家、甚至一部份科學家等等都對人性問題投注極大的興味與心力。我們今日所見到的，仍然只是生物學觀念下的「人」，心理學觀念下的人「人」，社會學觀念下的「人」，但是這些只是「人」的一面，不是人的整個。整個的「人」是什麼？依然是一個謎，一個偉大的謎。活在廿一世紀中，截至目前為止，人類仍滯留在

明於外物而昧於一己的心性和生命，人類本身的研究依舊是一個開端。

活在現今的人，幾乎每一天都有科學發現、新鮮流行、運動、宗教、宣言、超感應力、社會生物學、自然崇拜、神秘主義、無政府主義、新馬克斯主義、新物理學、結構主義、科技狂、科技恐懼狂、激進派狂熱份子暴動、恐怖主義組織對著人質玩死亡遊戲、以及千餘種其他的潮流和反潮流橫掃過人的意識領域。

許許多多變動不測的暗流和衝擊浪潮，表面上看似闊別發生毫無干係，仔細推究，卻息息相關。過去世界各國從未有這麼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和飽經世故的人們，在知性上表現的如此無望，而陷入和往常衝突、困頓及不協調的漩渦中。處處交互牴牾矛盾的觀念震撼了人們心靈世界，我們惟有眼睜睜地看到這一切叫人性遭到攻擊和戕害。那傳統地、古老地道理遺訓早已被人棄置荒廢，人們已絕望到了尋求任何信仰，以撫慰人們備受摧殘、飽受虛驚的心靈。

試圖從各種角度去了解人類自己，凡是理化、解剖生理、智慧、靈藥、道德、藝術、心理、經濟、社會、宗教等，似乎同等重要，無或偏廢，這些都有助於對人類本身的認識，其研究結果，亦揭示許多寶貴的秘密。

但就有助於心性奧秘方面的詮釋，以及有助於人類生命安頓方面的契機而言，這些看來是最新的方法，亦未必遠勝於一些古早的道理。

今天世界先進國家都感受到了兩個危機：

第一：是科技的危機，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反作用，器用層次的提高，使人性的光輝晦暗不顯，於是產生了核子戰爭的恐懼，人和機器人競爭的恐懼。

第二：是理性的危機，西方文化強調理性哲學，強調製造的過程，重視物質文明，講個人主義，其結果在物質層次提昇後，大量的社會問題亦隨之發生，造成社會混亂的根源。

西方以科學探討生命，將「個體」的觀念與人類的觀念完全混同，由此科技文明造成人性的分歧決裂和瘋狂極端，人已不復是「爲仁由己」，而終將成爲麻木不仁的機器人。

笛卡兒氏(Descartes)創建了物質與靈魂的二元區別後，量與質的分離，尤爲顯著，而精神現象的表現即成爲不可解釋了，物質與精神被截然分開，如此嚴重的分歧誤引人們到現代文明之路，在這上面，科學雖是勝利，而人則注定失敗。因此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重新檢討，再次出發，以奠定「人」自己的方向，並自由的對人類所要知道的東西，轉個觀念去觀察，如此，物質便首先要失去其獨佔的地位；精神的活動和生理的活動成爲不可忽視的一環。